

---

## 由特朗普、蓬佩奧的伊朗政策說到政治家的質素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mailto:chonghoyu@gmail.com)

---

在上個主日，教會牧師的講道主題是【啟示錄】，牧師指出：有些人誤信某時某刻是世界末日，於是放棄一切財產和工作，靜心等候主再來，結果到了那一天什麼也沒有發生！這真是得啖笑！可是，有時候基於末世論而引伸出來的行動卻並非止於一笑，而是可能帶來嚴重後果，例如政治家的決定。

先此聲明，筆者對末世論並沒有深入研究，亦不是政治學家，更沒有參軍或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在這篇文章我只是發一下牢騷和提出一些問題，若我所說有什麼錯謬的地方，懇請有識之士指正。

幾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擊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索萊馬尼，令中東局勢變得非常緊張，民主黨、美國盟邦和不少專家都質疑這次行動是否必要，例如美國國務院前政策規劃主任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ss）、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梅根·奧沙利文（Meghan O'Sullivan）、政治評論員彼得·貝納特（Peter Beinart）和卡里亞（Fareed Zakaria），都不約而同地認為這是一個戰略上的錯誤。之前，奧巴馬和小布殊都恐怕殺死索萊馬尼是過於挑釁，因而否決這類軍事行動。

平心而論，特朗普一貫主張「美國優先」，過往關於對外軍事行動的決策算是十分節制，例如面對著在委內瑞拉馬杜羅和瓜多爾對峙的僵局，特朗普一直按兵不動；去年6月伊朗擊落一艘美國無人機，美國軍方已經計劃了報復性的軍事行動，但特朗普覺得，為了無人機而殺死多名伊朗人是不相稱的懲罰，故此最後取消行動。根據《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特朗普在上月28日原本否決了殺死索萊馬尼的方案，但是在國務卿蓬佩奧和副總統彭斯的慫恿下，特朗普最終改變主意。

蓬佩奧和彭斯都是基督徒，信仰對他們的外事政策產生了巨大影響，在這篇文章中我暫且只集中討論蓬佩奧。在西點軍校學習期間，蓬佩奧成為了一名虔誠的福音派基督徒，搬到堪薩斯州後，他加入了東敏斯特（Eastminster）長老教會，該教會隸屬於一個相對保守的教派。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他說當自己做出重要決定時，聖經會告知他要做什麼。他又說：「在我的辦公室桌上有一本打開了的聖經，這使我想起上帝的話以及祂的真理。」在接受《基督教廣播網絡》（CBN）採訪時，蓬佩奧將特朗普與伊斯帖相比，後

者將以色列人從波斯（今天的伊朗）的奸臣手手上救了出來。蓬佩奧認為，在主再來和信徒被提之前，地球上將會有終極一戰，以色列復國就是一個末世徵兆，故此他極力主張美國應該對抗仇視以色列的國家，例如伊朗。

有趣的是，同樣的末世論卻可以引伸出完全相反的信念和行動，筆者在年少時參加余光昭領導的「香港神的教會」，這是一個十分保守的教派，這教會接受了時代論和何凌西的末世藍圖，關於哈米吉多頓大戰，這教會的立場是：【啟示錄】、【以西結書】……等關於末世預言的經文都沒有提到美國在末世戰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故此，該教會相信美國會被蘇聯消滅。這種論調在當時是可以理解的，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受到嚴重挫敗，1975年西貢淪陷，1979年五十二名美國人質被伊朗綁架，同時蘇聯入侵阿富汗，對此美國束手無策。一方面，該教會相信美國在末世戰爭中無法發揮影響力，另一方面，「香港神的教會」繼承了重視個人靈魂得救的傳統，所以從來不鼓勵信徒參與社會關懷或者政治活動，說得更坦白一點，既然這個地球終歸會在烈火之下毀滅，那麼我們應該袖手旁觀，讓天災人禍繼續蠶食這個地球。信徒的本份應該是努力傳福音、殷勤事奉、潔淨自己，從而迎接主再來。

總結來說，流行的末世論會促使蓬佩奧主動介入國際紛爭，亦會令余光昭主張要閉關自守，無論如何，以上兩種極端的態度都是值得商榷的。曾經有一位在基督教大學任職的朋友對我說：在他的工作環境，用人的標準側重於信仰，然而，往往虔誠的基督徒卻並不一定有專業知識，結果很多人做出了很多錯誤的決定。無論是選舉總統或者是任命國務卿，我們是否需要將信仰元素放在首位呢？一個稱職的政治家是否應該具備豐富的行政經驗、外交經驗、經濟學知識和冷靜的頭腦呢？

2020.1.7

[更多資訊](#)